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叢刊之一

語 言 問 題

趙 元 任

陽強先生正之  
趙元任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印行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叢刊之一

# 語言問題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印行

## 序

這次演講開始的時候，總題裡頭的“跟跟”兩個字曾經引起了不少的興趣跟疑問。當晚就有報館打電話來問，題目裡有沒有錯字？我說沒有。等會兒又來電話問，要是沒有錯字，那麼那兩個“跟”字怎麼講？我說第一個是大“跟”字，是全題兩部分的總連詞；第二個是小“跟”字，是‘跟語言學有關係’修飾語裡頭所需的介詞。能不能省一個？我說不能，省了就念不通了。可是啊，夜裡編輯部換了班兒了，他們拿稿一看：也？怎麼兩個“跟”字？又來了個電話，問是要兩個“跟”字嗎？我說要。您不是懂德文嗎？這題目用德文講也可以說“die Sprachwissenschaft mit mit der Sprachwissenschaft verwandten Fragen”，不是有兩個“mit”嗎？結果第二天登出來居然登對了。可是有些報沒打三次電話的，還是登錯了。

我引這個例，表示這一系列的演講是講語言的，不是講文字的。儘管通行的文字裡不用“跟跟”，甚至連一個“跟”都少見，可是北平口語裡最常用的是“跟”，所以就讓它去“跟”去了。還有我講演所用的語言雖然不是所討論的對象，但是因為講的時候常常引些各種語言材料的例子，因此全體用了磁帶錄音的方法錄了下來再聽寫下來，這是一個好法子。（第二講除外，因為機器壞了，只好特別寫出來了。）

關於發刊前講稿的修改，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當初講的時候為使聽眾了解相當複雜的觀念或聽清楚奇怪的聲音，必得反復解釋或重複念出。可是印出來的文字讀者可以前後復閱，不必費那麼多篇幅。因為這個緣故，我曾經就着直接記下來的錄音稿刪減了很多重複的部分，同時也把一頭兒想一頭兒說的破碎的句法稍微改完整改順當一點兒。可是演講的場合跟平

## 序

---

常寫書的場合究竟還是不同。爲保存原來講堂空氣起見，除了上述的刪除重復跟整理句法以外，一切仍是照舊。關於這一點，臺靜農先生特別鼓勵我這樣做，所以原來的“啊”呀，“嚶”呀，什麼的，還有些似不相干而又相干的笑話，爲了存真起見，也都照原來的樣子留在裡頭了。

我借這機會謝謝沈剛伯先生提議給這一系列的演講在臺大出版，謝謝臺靜農先生給我上述的鼓勵，謝謝董同龢兄領着鄭再發、王雪真、葉松君、丁邦新、郭肇藩、鄭錦全幾位同學做這很費耐性的記錄的工作；他們運用國際音標的純熟，可以比得上任何國的同等資格的語言學生。

四十八年四月十二日

趙元任在臺北序

# 目 錄

第一講	語言學跟語言學有關係的些問題	1
第二講	語音學跟語音學的音標	11
第三講	音位論	25
第四講	詞彙跟語法	37
第五講	四聲	55
第六講	上加成素	79
第七講	方言跟標準語	93
第八講	何爲正音？	103
第九講	語史跟比較語言學	123
第十講	語言跟文字	135
第十一講	外國語的學習跟教學	147
第十二講	英語的音系跟派別	155
第十三講	實驗語音學	169
第十四講	一般的信號學	185
第十五講	各種信號的設計	191
第十六講	從信號學的立場看中國語文	209

# 第一講 語言學跟語言學 有關係的些問題

沈院長、臺主任、各位先生、各位同學：今天有這個機會，在臺大文學院中文系開始講“語言問題”這一系列的演講，我覺得是一件很愉快、很榮幸、使我很興奮的一件事情。今天的講題是：“語言學跟語言學有關係的些問題”。這題目既然是有“跟”、“同”、“與”、“及”之類的字面在裡頭，當然至少是分爲兩部分的：第一部分講一般的語言學；第二部分就是講跟語言學有關係的一些問題。現在先講一般的語言學。

語言是人類有史以前很早就有的東西；可是專以語言爲對象，成爲一門研究跟學習的一門叫得出名兒的科目，這只是最近幾十年來的事情。這種先有現象，後有研究現象的學科——這種時代上的差別，是極常有的情形；比方上古人就會用火，可是到了十八世紀，才有關於氧氣的化學；上古人就知道曬太陽取暖，可是到了二十世紀才有原子核物理這一門科目，才懂得太陽光是氫氣融合成氦氣所發出來的熱能。要是話又說回頭，語言學這一門學科，也不是忽然就發明或發起的。中國很早就有所謂小學這一門學問。爲什麼叫小學呢？因爲大學是讀古人的經書的學問；要對於古人的微言大義有明白的了解，就得對於他們的用字、措詞有正確的認識，所以小學就成爲經學的一種輔助的學問。代表這門學問最主要的、集大成的一部著作，當然就是東漢許慎寫的說文解字那部書。稍微遲一點發達的，就是漢以後隋、唐、宋、元最盛的所謂音韻學的韻書跟字書。不過音韻學也還是一種輔助的學問，他的目標是在：在讀書的時候，可以把正確的音放在正確的字形字義上；同時對於詩、詞、歌、賦的創作跟朗誦，也要有適當的準則。在西方國家的學術史方面，有所謂 Philology 一門學問。

照字面上講，Philology 就是“愛研究字”的意思；所謂字是說出來的字，還是寫下來的字？這就不大清楚了。在事實上，Philology 所注重的是推求某一字在流傳的文献當中，某某章句究竟應該怎麼怎麼講。所以某種文献，有某種的 Philology，他的性質是近乎咱們所謂考據、訓詁之學。那麼無論是小學、或是訓詁、或是 Philology，雖然注意點的中心不在乎語言，而這些學問所自來的基本材料，不外乎語言，特別是在語言在地理上的分歧，語言在歷史上的變遷，隨時就會把學者的注意，常常不知不覺的引上一般原理的問題上去。所以一般語言學這東西，就如好多所謂新的學科，並不是一朝一夕忽然興起的，他的根源，也是比較的漸漸的來的。可以代表一般語言學獨立的年代——比方拿“language”為書名的作品吧：1921年法國 Joseph Vendryès 出了 Le Language 這末一部書；差不多同時的嚟，美國的 Edward Sapir 也出了一部書，叫 Language；接着 1922年丹麥的 Otto Jespersen 用英文寫了一部叫 Language 的書；1925年美國有一個期刊，叫 Language，第一卷開始刊行；1933美國的 Leonard Bloomfield 出一部書叫 Language，這是一部最有革命性的、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以後就是 1956年英國人——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當教授——Joshua Whatmough 寫的一部也叫 Language。這最後的一部著作裡，雖然有些最近的玩意兒在裡頭，可是全書比較是通俗性的。還有些性質相同，名稱不叫 Language 的書，我這不過舉幾個例，代表近年的一般語言學的發展就是了。

我說了半天，都還說着些不着邊際的話，或者可以說盡是些邊際的話，而語言的本身方面一點兒都還沒說呢！就好比吃煎荷包蛋，僅吃外面的白，還沒吃到裡邊的黃兒呢！

語言是什麼東西呢？語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發音器官發出來的、成系統的行爲的方式。

語言的特徵，第一，它是一種自主的、有意識的行爲。咳嗽、打嚏不是語言，情不自禁的哭或是笑，不是語言，可是喚人注意的 [ə hɜ:l]，成心說的，那是語言；同樣 [a ha:l] 也是語言。因為那些不是真的咳嗽、不是真的笑，是可以自主，要發要不發的，是有意識的行爲。

第二特徵：語言跟語言所表達的事物的關係，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約定俗成的關係；這是已然的事實，而沒有天然、必然的關係。一個一生只用過一種語言的人，往往分不出語言跟語言所代表的事物來；所以在世界各地初民社會往往相信咒罵一個人的名字，就會加害到那個人的本身上。聽說從前有個老太婆，初次跟外國話有點兒接觸，她就希奇得簡直不相信：他說：“他們的說話真怪，噯？明明兒是五個，法國人不管五個叫‘五個’，偏偏要管它叫‘三個’ (cinq)；日本人又管十叫‘九’ (ジュー)；明明兒腳上穿的鞋，日本人不管鞋叫‘鞋’，偏偏兒要管鞋叫‘襪子’ (クツ)；這明明兒是水，英國人偏偏兒要叫它‘窩頭’ (water)，法國人偏偏兒要叫它‘滴漏’ (de l'eau)，只有咱們中國人好好兒的管它叫‘水’！咱們不但是管它叫‘水’ 諛，這東西明明兒是‘水’ 嚟！”“這明明兒是水”這句話的精神，可以代表語言跟語言所代表的事物的關係，表現得再準確沒有的了。一方面它表示關係的密切程度，使用語言的人，根本不覺得是有兩件事在裡頭；另一方面吶，所謂“明明兒是水”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兒，完全是任意的，只是約定俗成的關係。

我剛才講那個故事的時候兒，我只說有個老太婆，後來講講好像是中國鄉下的老太婆似的，其實，這是從德國的故事翻譯過來的，只是爲求得使這個故事說得活靈活現的，所以我就給它有點兒上海人所謂的“調槍花”，給它改編了。要照原來的翻譯起來，那麼最後幾句，其實是這麼說的：“英國人管它叫 ‘water’，法國人管它叫 ‘de l'eau’，只有咱們德國人，管它好好兒的叫 ‘wasser’，咱們不是管它叫 ‘wasser’ 諛，這東西明明兒是



wasser’ 嚶！”這麼一講，你們聽多撇扭——簡直是個阿木林了！咱們處在旁觀的地位，聽那個德國老太婆那麼樣說，馬上就聽出來這顯然是德國人的偏見，咱們拿一個不熟的語言一比，馬上就覺出來，水這個東西本身是一回事兒，“wasser” 這個字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水才不“明明兒”是 wasser 吶！

語言的第三個特徵：語言之所以為語言，是一個人類社會的傳統的機構。一種語言的產生，至少是由上千上萬人的共同生活演變而成的、大同小異的互通信息的方式。語言在社會的變遷當中，固然有興替盛衰的現象，所以現在調查語言的學者，有時候會碰到了只能找着僅存的一、二位七、八十歲的老年人來發言，這人死了，這種語言就亡了。可是他這種語言早先總是有很多人用，才會形成一個有系統的語言。

特徵第四：語言既然是一種傳統的機構，所以它同時富於保守性，又是跟着時代變遷的。常常有人拿語言的變化跟動、植物的進化史比較。固然有些相似的地方，不過兩者的速度是很不同的。語言的變遷在一個人的一生就可以覺得出來的，所以是以幾十年算的，生物的演變那就慢得多，除了人工的特別選種和試驗以外，通常的生物的演變總是以萬、十萬、百萬年計，才有物種上的變化。

特徵第五：任何一個語言，是一個由比較少的音類所組織的有系統的結構。人的耳朵的辨聲音的能力是以千、萬計，可是任何一個語言所利用的必要的區別，只是以幾十、乃至僅僅乎十幾計的，這是平常人不大想到的語言上的事實。在一個語言範圍之內，它的音類不但數目少，而且總是成一個相當有系統的結構。當然每一個語言的系統裡有各別的特點，比方說：中國話有四聲；英國話動詞分現在、過去；德國話名詞分陰、陽、中三性；不管系統是複雜還是簡單，有系統總比沒有系統有辦法一點兒。那麼，現在因為時間的限制，在這上半講，講一般語言學範圍之內，就講一

講歷史語言學跟一般語言學的關係。

一般語言學的旨趣在探求人類語言的共同點，發音的清濁、長短、高低，發音的層次，詞、逗、句，語義的次序先後，結構上的分合，聲音的多少，跟意義的分合，這些因素。這些問題是各個語言都共有的，雖然在不同的語言裡，有不同的實現的方式，可是有些一般的語言的原則可尋，有普遍的研究方法可以適用的。至於歷史的語言學，按廣義說起來，包括任何時代、任何地方語言的事實的敘述跟描寫，可是照學科的名目的習慣說起來，描寫現在的語言學的學問通常不叫歷史的語言學，而就叫描寫的語言學。關於這個，以後還有較詳細的討論。我現在拿一個自然科學的比喻來解釋一下一般語言學跟歷史的語言學吧。自然科學裡的數、理、化是一般性的、是沒有時代性的，但是數、理、化應用在事實上真有的物體、物質上，無論是古是今，就成為歷史性的科學了。照這樣看法，天文是歷史性的科學，因為是講太陽、九大行星、恆星、星雲等等的事實上的記載。地理、地文也是歷史性的科學；地質更是歷史性的科學了。一般語言學的其它方面很多，例如：語言的分類跟分佈、語言跟意義的關係、語言跟文字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以後還會再提到的。

現在這一個鐘頭裡，剩下的時間既然不多了，那麼這第一講的上半講——就是一般語言學這個題目——就算結束了。餘下的時候，我講一講以後幾次的題目跟各題的內容的大概。

第二次演講，預備講語音學。語音的基本材料既然是人類唇、舌、喉、齒、牙所發的聲音，那麼最先應該講語音了。標記語音得用較有系統的符號，所以在這一講裡——就是第二次演講裡——也預備附帶講一點通行的音標標音法。

第三次講題是音位論。我剛才已經提過人類語言可能發的音是千變萬化的，但是在某一個語言裡頭，他所用得着的聲音上的必不可少的區別出

來的音類，不是以千萬計，而是以十幾、數十計的，這些比較少數的提綱挈領的單位，叫做音位。這是第三講預備講的題目。

第四講題目是詞彙跟語法。語言本身的質地是由聲音所構成，但是，單是聲音甚至單是音位，還不是語言，必定音位跟音位相連，成為有系統、有意義的結構方才成為語言。第四講的詞彙跟文法的問題、或者語法的問題，就走向有意義的結構的路上去了。這一講只是把這些問題在語言學上的地位說明一下。因為打算另外還有一系列的討論會專門討論語法問題，所以在這一系列的演講裡頭就不再細分節目了。

第六講的題目是四聲。四聲是平、上、去、入，還是陰、陽、上、去，還是什麼？以後我還講到標準音的問題，大概對於這個四聲發生標準音問題特別多。那時我從歷史方面，從四聲地理上分佈方面，再講一講與這個四聲的標準的關係的問題。

第六講講上加成素；這是我杜撰的名詞，是翻譯 *suprasegmental elements* 的；這名詞還有可以商榷的餘地。大致說起來囉，是講咬字的輕重、語調的高低、緩急等等，因為這些成素是在一般語音成素之外的，就是在聲母、韻母和聲調之外再同時併加上去的，所以叫作上加成素。它的功用一方面辨別語法的結構；另一方面可以表達說話的情感、態度和含義等等。第六講就是講這種上加成素。

第七講講方言跟標準語；這是除了四聲以外講一般的方言跟標準語的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方言的分歧，同時也有大家公用的標準語或者國語；在這第七講就預備講這個問題。那麼特別在這個五方雜處的、差不多全國各種方言都有代表的臺灣這個地方，當然是大家都很重視的問題。

第八講講何謂正音。為什麼不說何謂國音？因為正音的意義比國音要廣一點兒。比方我們作方言調查的時候，問‘破綻’這兩個字怎麼念，這地方發音人也許說：我們這裡讀 [p'ua53: dieŋ33:] —— 這是我隨便瞎造

的一個方言，不知道有沒有方言那樣念法子——這個調查的人一聽，也許疑心這個人念白字儿，管‘破綻（ㄅㄛˋ ㄊㄢˋ）’叫‘破定’，說：“看出破定來了”——應該說：“看出破綻來了”——這個調查的人就問他說：“嗯？你們這個地方是不是也可以讀‘看出破綻’呢？”他們說：“我們這地方是說〔p'ua53: diəŋ33:〕”。那麼按照語言學田野工作的規矩，凡是某處本地人對於他自己的方言的事實，他是最後最高的權威，你只要查出他的履歷是可靠的，的確是本地人，那麼對於發音上，就沒法子跟他辯的，他說是這樣就是這樣。也許這個人是念了白字儿了，也許這個地方，有史以來根本就一直保存古音，一直沒改成像綻（ㄅㄛˋ ㄊㄢˋ）這樣讀法的，所以這種問題不是國音不國音的問題，是任何地方，何為正音？那麼就是在國音範圍之內，有時候也有兩可的讀音，或是幾種可能。比方說，你查韻書，查反切，“可笑的”應該說是滑稽（《ㄍㄨㄛˊ ㄑㄩㄠˊ》），可是現在你說滑稽（《ㄍㄨㄛˊ ㄑㄩㄠˊ》），根本就沒人懂，你說滑稽（《ㄍㄨㄛˊ ㄑㄩㄠˊ》）人家聽了覺得很滑稽（ㄍㄨㄛˊ ㄑㄩㄠˊ）。講究古音的，覺得這是錯了，不過這錯的年代多了，不用說錯了幾百年，就是說幾十年，大家已經就這麼說了，就成了所謂叫習非成是的局面了。什麼時候習非才成了是，什麼時候還不是？這個很成問題，很值得討論討論。

第九講講語史學跟語言的比較。剛才我已經提過，向來研究語言的都是注重語史方面，這是晚近幾十年來才注意直接描寫一個時代、一處地方的語言。在這一講（就是第九講）預備講一點語史學跟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大綱。

第十講講文字與語言。文字與語言不是一個東西，但是文字跟語言關係的密切，是用不着說的。現在大家正是特別注重文字的實用與文字教學的問題。在這一講的範圍之內，打算注重文字跟語言關係的學理方面的問題。

第十一講預備講一點外國語言的學習跟教學的問題。在這裡多數人注意的問題當然是中國人學外國語的問題，但是因為我近年來對於教外國人學中國語言，稍為有一點經驗，所以對這方面也預備提一提。

第十二講預備講英語的發音的系統跟派別，這是接着上一講，就是接着講外國語方面的，就英語一方面特別多講一點。

以上十二講是在嚴格的語言學範圍之內的題目。以後的幾講，就是在與語言學有關係的各問題，講幾個更概括更基本性的問題。那麼第十三講講實驗語音學。向來語音學是以發音的生理學為基本，在第二講裡預備講這一方面。至於聲音的本身，不是因為它並不要緊，是因為一直沒法兒把它捉摸得住，所以老沒講聲音的實驗語音學。一直到了最近的二十年左右，在聲學方面有了特別顯著的進步，才有聲學的實驗語音學。這是第十三講的題目。

第十四講講一般的信號學。信號學這名詞也還有商量的餘地。語言是傳遞消息的一種信號，標記語言的文字也是一種信號。在特別的語言，比如科學的專門術語，跟各種符號——例如數學、化學、乃至音樂裡的符號，也都是信號。早先我個人曾經注意到各種符號的一般理論，在民國十五年，在科學雜誌上（民國十五年，十一卷五期跟十一期），曾經發表兩篇符號學大綱，那時候的看法還是偏重於固定的符號跟固定的對象的配合；最近這二三十年來在英國、美國以及其它的國家，從幾方面有了新的發展，使得廣義的信號學成為學術界、甚至在社會本身上的一系列的很多的問題。一方面跟電信學方面在傳遞的技術方面有了許多的新進展。第二，在語言學本身上有了較分析性的理論可以跟其它的信號學連系起來。第三，對於人類跟動物的神經系統跟行為上的反應，以前只有一些想當然的理論，而一直到近年來，從實驗上的確找出些反應與控制的線索跟這個電信交通有原則上、機構上很類似的地方。第四，從信息的傳遞，又擴展

到動作的控制，於是有工業上、戰爭上、交通上種種自動控制的設置，有好些地方不僅是把人的智慧給機械化，簡直有時候使這個機械智慧化。這就是這一講的節目。底下兩講就是這個裡頭的一部分。

第十五講講各種信號的設計跟講信號的記錄跟傳遞的幾個實例。

第十六講又回到語言學本身，講題是：從信號學的立場上來看中國語文。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從史前就有語言，有史以來就有代表語言的文字，所以能表達一個民族文化的信號系統，沒有再比自己的語文再合適的方法了。但是任何文化不是站着不動的，文化自己有自己的時代上的變遷，跟其他文化接觸的時候，又發生文化交流的現象。可是語文這東西，唯其在人的生活當中，已經成了極密切的一部份，所以總是帶有極強的保守性，結果就發生新生活變化發展，舊語文來不及應付新要求的狀態；這是個很普遍的現象，不僅是中國有這種情形。那麼在這第十六講囉，就預備從信號的效率的觀點來看看中國語文佔甚麼地位。

最後如果有剩餘的時間，大家如果對於某些問題有興趣，而以前沒有提到的，可以請提出來討論討論。可是，我請大家在最後一次問問題，並不是說從現在起兩個多月一直不許人家開口。平常講的時候，如果有的字我沒說清楚，有的話說得太含混不明白，請各位隨時舉手發問。我希望每次最後留個十分鐘左右，在大家沒散的時候問問對於多數人有興趣的問題——有普遍興趣性的問題。時間來不及的話囉，我每次講到六點鐘，講完了以後，我總還留若干時候，答覆個別的問題。

今天報告這一系列的語言問題，演講的大致內容也就是這樣子。諸位可以看得出來，這些問題是從專題轉到概論，從概論又回到專題。我二十多年來沒機會用中國話演說，沒有機會用中國話演講，講起來恐怕有好些很生滯的地方，有時候大家還也許聽得出來，我現在想要說中國話，其實是從外國話——我心裡頭想的外國話——說出來的，不像中國話。我希望

---

大家對於了解上不發生太大的困難。可是我很高興有機會用中文講一般的語言學。講到後來又以中國語文在信號學上的地位為結束，所以把這一系列的演講，放在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系裡，是再恰當沒有的了。

## 第二講 語音學跟語音學的音標

今天講語音學跟語音學的音標。語言的本質既然是聲音，那麼講語言學就得先講語音學了。在學術史上對於語音的注意是很早就有的事情了，中國的小學很早就有形、音、義的研究。音韻學更是專講音的學問。在西方國家——在古印度，對於音的研究也早就注意到；現在西歐語言學裡提到音與音相連而發生影響的，還採用梵文的名詞 sandhi 呢。不過以前論音都是關於某某語言的音。至於一般的人類語言發音的原理的研究，那只是最近百把年來的新發展。

語音的分析可以由三方面入手。(一)生理的：研究發音器官怎麼樣發生各種不同的語音來。(二)聲學的：分析發出來的聲浪，是有些什麼成素。(三)聽覺的：按收音者聽覺的觀點來分析各種各樣的音色。今天預備講的是生理的一部分，聲學的部分等到第十三講再講，聽覺的部分的研究現在還沒有到很發達，所以只帶說幾句。

現在先講生理的語音。這是語音學最老牌的一部分，也是在語言學上應用最多的一部分。

語音的發出，第一是由肺部鼓氣，然後經過喉部，從口腔或是鼻腔或是同時經過口腔、鼻腔，直發到外頭，鼓動空氣成聲。語音的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性質，完全是發音時候，從肺到外部當中所經過的發音器官作什麼樣的狀態或動作。比方發音時候，喉部的聲帶接近而不完全關閉，空氣出來的時候，使它顫動不停，就成為所謂帶音的語音，英文叫做“voiced”（帶音的“音”字是狹意的音），例如：[t, z, m, z:] 都是帶音的語音；反之，如果聲帶不在顫動着，所發的就叫不帶音的語音，英文叫做“voiceless”，例如：[t̥, s, m̥, s:]；這是喉部狀態對於音的控制。再出來一點兒，



那就花樣多了。鼻腔關閉了，氣由口出，就是口部的音；語音的過半數，是純粹口部的發音。鼻腔開而口部關閉的，就是鼻音，例如：[m, n, ŋ]。要是口腔、鼻腔都開，結果就是半鼻音；這是閩南語裡特別豐富的聲音，例如‘天 [tʰiŋ]，看 [kʰuãŋ]，想 [siũŋ]’；法文是富於半鼻音的語言，例如‘un, bon, vin’；都用半鼻音。

發音器官最活動的當然就是舌頭了。我說舌頭是舌頭的任何部份，不限於“端透定泥舌頭音”的舌頭，是說整個儿的舌頭（順便可以說這也是個所謂“輕重有異”的例子）。有時候用舌根，有時候用舌面，有時用舌尖，還有時候用舌頭打啣，像 [rɪ]。最外頭的發音器官當然是唇；那麼發音不用牙齒、上顎等部分嗎？用啊！這些部分是被動的，只有唇、舌、軟顎、喉是主動的。因為主動跟被動的發音器官沒有弄清楚，在語音的名詞上，有時候還發生了紊亂，這個我們以後再提。現在講一講語音的分類。

語音的類別，你們大家都知道，就是元音跟輔音的分別，舊名主音、僕音，也叫母音、子音，相當於英文的 vowel 跟 consonant；vowel 就是主音、母音、現在叫元音，consonant 就是僕音、子音、現在叫輔音。在英、美的小學裡傳統的教法還是說 a, e, i, o, u 是 vowels, b, c, d, f 等是 consonants，那還是一種傳統的觀念，把文字與語言混為一談。我們現在講的題目是語音的本身，那麼要是說起語言的真的聲音起來，不用說一切的人類的語音，就是單說英語的元音就遠不限於 a, e, i, o, u。英語有 peat, pit, pate, pet, pat, part, pot, port, put, pert, putt, poot 這些不同的元音，遠超過 a, e, i, o, u 五個字母的數目。在中國語言裡，比方上海音裡有‘梨、力、來、籬、賴、落、勞、羅、勒、亂、慮’，都有不同的元音。

總而言之，元音是 [i, e, ε, a, o, ɔ, o, u, y, ø, ʌ, ʏ, ɯ, ɨ, ɤ, ɛ] 那些聲音，